

搭戲棚師傅 嚴順利

說搭戲棚是一門神乎其技的手藝，一點也不誇張。不用一根釘、一粒螺絲，只用竹子和篾仔（或膠帶），便能搭出高達百呎的穩固棚架，不得不為中國人的智慧寫下一個「服」字。如今，這項漸漸式微的行當有望列入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搭戲棚的工作，需日曬雨淋，絕非易事，但對從事搭棚工作四十多年的嚴順利師傅來說，搭棚，不只是工作，更是一門興趣，「外人看來辛苦，但我敬業樂業，便樂在其中。」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慧恩

日前，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在三棟屋博物館舉行簡報會，宣佈再有十種項目有望列入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搭棚亦名列當中。當天，嚴師傅在場為市民大眾進行紮竹示範。頭戴太陽帽、架上太陽眼鏡，皮膚黝黑的嚴師傅，縱然已年過六旬，但仍中氣十足。入行多年，香港各地都留下了嚴師傅搭棚的足跡，滘西洲、糧船灣、塔門……當年年僅十五歲，憑着興趣入行，一幹就是四十多年，直至今日，嚴師傅仍然親身上陣，不曾懈怠。

年少憑熱誠入行

自小在石澳長大的嚴師傅，自言兒時已經十分「百厭」，「我小時候已經很大膽，經常在棚頂上走來走去，玩捉迷藏。」也許是對戲棚日久生情，當時還是少年的嚴師傅心想若果他日能學懂搭棚就好了。於是當時年僅十五歲的嚴師傅便投身搭棚行業。當年是1972年，嚴師傅領着十七元一天的日薪，便開展了自己的搭棚生涯。「最初去到一間棚廠拜師學搭棚，開頭入去還不可以開始搭棚，只能負責『執頭執尾』，執下竹、擺下竹，在旁看看師傅如何搭，後來慢慢便開始走上棚，正式學習搭棚。」嚴師傅說。

嚴師傅表示，搭棚最辛苦之處，是無論天氣多惡劣，也要開工。「搭棚當然要日曬雨淋，客人給了你限期，就必須於限期前完成。不能說因為天氣熱或下大雨而不開工，哪怕黑雨都要照常開工。」當然，再惡劣的天氣，對於嚴師傅來說也只是小事一樁，因為他的工作熱誠勝於一切。

搭棚學問高

曾在香港不同的地方搭棚，嚴師傅自言西貢的戲棚是最難搭、最具挑戰性的。因為對搭棚師傅而言，最理想的搭棚地形應是四四方方，但西貢戲棚的所在地則不是。「當你身在那地，你絕對不相信那裡竟然可以搭出一個戲棚，那裡既有花槽，又有馬路，我們在這裡搭棚起碼要出動十人。」嚴師傅說。相比起建築搭建的棚架，搭戲棚最辛苦之處是在於不能用機器，哪怕再粗的杉木，也只能靠人手傳遞。



■搭棚師傅要將粗硬的杉木屈曲成弓箭狀，令人佩服。
受訪者提供



■嚴師傅的「事頭婆」張雪英感慨搭棚技藝或許因未能吸納新血入行而失傳。

據嚴師傅介紹，戲棚有不同的形狀，主要有「大金鐘」和「龍船廠」，而當中又以「大金鐘」的搭法最具挑戰性，因為「大金鐘」棚架高，傳遞竹子時會更辛苦，而且棚架高，則更加「受風」。然而，無論哪一種搭法，對一眾搭棚師傅而言，他們搭棚從不會依賴任何測量工具，全憑一雙肉眼去判斷竹子的距離、落位是否準確。在訪問的過程中，嚴師傅談到在青衣、錦田的戲棚，「青衣、錦田的戲棚均十分大，跨度足足達到六十呎，我們會在棚頂上用到杉木，把杉木屈曲得好像一把弓箭般。」讀者能夠想像到師傅們可以把一條又粗又硬的杉木屈成彎曲狀而不使其折斷嗎？「這就是技術啊！」嚴師傅自豪地說。

受人讚賞最滿足

搭棚工作需要承受日曬雨淋，外人看來絕對是苦差，但對嚴師傅來說，每當看到

敬業樂業無悔入行四十年



■嚴師傅向市民示範搭棚。

別人讚賞自己的搭棚功夫時，那份滿足感便使他把所有辛苦的感覺都拋諸腦後。在不少外國人眼中，搭棚是一門高深的技藝，而當年嚴師傅在大埔林村搭棚時，便遇上了一群外國人。「那次我在大埔林村搭建一個巨型的戲棚，有班外國人原本打算到村裡看許願樹，但當他們看見我們在搭棚，便連許願樹都不看了，走過來看我們『表演』，現在想起也很好笑呢！」嚴師傅得意地說道。

又有一次，嚴師傅先在西貢完成一個戲棚，之後又在白沙灣完成

另一個戲棚，屋宇署的工程人員驗棚時大讚嚴師傅的技術高超。「當時那位工程師問西貢的棚是不是由我搭建，因為棚架十分牢固，他大讚我不起。能被這樣一位專業人士稱讚，是十分榮幸和開心的事。」嚴師傅說。

憂搭棚技藝失傳

偉業棚業負責人張雪英，亦即嚴師傅的「事頭婆」，感慨搭棚技藝在不久將來恐怕要失傳。張雪英現年已七十歲了，當年她的丈夫從事搭棚工作，而她則負責在外接洽生意，二十歲入行，至今已五十年了，見證搭棚的興衰發展。「再過十多年，搭棚的技術也許就要失傳。以後的戲棚可能只能用鐵架搭建。」張雪英感嘆。她表示最主要的原因是搭棚工作太辛苦，沒有年輕新血肯入行，「日曬雨淋，有誰肯讓自己的孩子入行呢？」她說。

而根據嚴師傅的意見，除了因為沒有年



■當年憑一腔熱誠入行，嚴師傅堅守崗位四十餘年。

望親自搭棚展佳作

香港樹仁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兼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副總監陳蒨博士，曾花了三年時間在五十多個公共空間的盂蘭勝會進行田野考察，並與數百位盂蘭勝會的負責人、善信進行深入訪談，並把訪談得來的資料輯錄成《潮籍盂蘭勝會——非物質文化遺產、集體回憶與身份認同》一書，她在書中指出：「通過過去三年的調查與觀察，不難發現部分地方上的盂蘭勝會籌辦者感慨今日盂蘭勝會普遍式微，熱鬧氣氛不及從前，擔心有一天盂蘭勝會會停辦，他們對今天部分盂蘭勝會的冷清都有點唏噓。」由此可見，傳統的祭祀活動文化和戲棚是唇齒相依的，沒有了祭祀活動，戲棚也無容身之處了。

堅守崗位四十餘年，嚴師傅自言無怨無悔，然而，現在除了繼續從事老本行外，喜愛打高爾夫球的他亦四處遊歷，在未來的幾個月，嚴師傅打算到夏威夷和蘇格蘭，「我現在正享受人生啊，我的行程很緊密！哈哈！」嚴師傅笑道。訪問結束前，嚴師傅向記者透露了自己的心願：「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親自搭建一個棚，不用很大，而我會在棚旁邊掛滿照片，照片中展示我的得意之作，例如錦田的大戲棚，這樣我的人生便很完美了！」



■在陳蒨博士的書中可見香港宗教活動的變遷。
網上圖片

輕一輩肯入行外，還因為一些拜神祭祀活動的式微，令到戲棚的需求愈來愈少。「通常拜神才需要搭建戲棚，例如天后誕、洪聖誕，又或者是太平清醮、盂蘭勝會等，這些傳統的拜神活動隨着社會的發展，也逐漸簡化了，而且這些活動需要地方村民、街坊籌錢舉辦，但隨着社會變遷，市民對這些儀式的重視程度相對減低，籌錢也不像以往容易，活動減少，對戲棚的需求亦自然大不如前。」嚴師傅解釋。



長谷川：流動的春天躁動

長谷川泰子今次以春季藝術家的身份攜作品來港參與「日日和器」活動及展覽，一系列作品以充滿流動感覺而自由變化的圖案設計，帶來春天的高漲和喜悅心情的表達。今次是第三次來港的她，表示自己每次都有留心觀察，認為香港是個華洋雜處而充滿活力的地方，「香港人對外來事物和新文化藝術的接受程度很高，所以這次我也想把日本的和食器文化帶來香港，給香港人帶來全新感覺。和食器不僅僅可以代表飲食文化，更可以表達不同的心情，但香港的食肆通常不會因為配合不同的食物而轉換碗碟樣式，若可以將和食器藝術加入香港的食物中，或許會有錦上添花的效果。」她說。

長谷川泰子既做和食器，同時也會做一些裝置藝術品，在她心裡，兩類作品既相通又存異，「表達自由」的想法有時通過藝術直接表達，有時則藏在食器上的美麗花紋中，她表示：「當我有強烈的表達某種訊息的願望時，



■長谷川認為可以通過食器與使用者溝通。

會做些食器和茶具，做時會換位思考，想像使用者會從中獲得怎樣的感受。當然，去考慮以何種方式去將這些器具配套也是一種藝術的表現，但更多的是試圖通過這些食器去和使用者溝通。」

出生於橫濱的長谷川曾任東北藝術工科大学art&design非定期講師一職。主修雕刻的她因通過器物可以拉近人與物的距離而愛上陶瓷創作，其作品近十年曾多次於日本、韓國、台灣等地獲優異獎項。對於有人用「神器」來形容她的作品，她解釋是由於自己視器物如祭壇般。她過往曾以「Barrier」為題，創作只有約0.2毫米厚度的白陶泥作品去探討和思考人的內心，從而帶出人類面對社會與世界各種現況所產生的不安與憂慮。她認為人的生命維持全賴植物與生物的付出，因此期望創作讓它們的美麗化為承載的食器。

長谷川和兒玉的和食器從陶瓷碗盤看春天之美

和食器最能展現日本工藝之美，在日本陶藝家長谷川泰子（Yasuko Hasegawa）和兒玉みなみ（Kodama Minami）手中，和食器既是表達個人情感的載體，又是與使用者交流的器具。她們以個人風格鮮明的花紋和顏色，在日常使用的碗盤杯壺中講述鮮活的春天故事。

在香港藝穗會近日主辦的「日日和器」活動中，日本知名陶藝家二階堂明弘率一眾新銳陶藝家將此和食器之美帶給香港民眾，活動以四季為主題，以不同風格的食器以襯托四時食材的鮮美。與其他陶藝展不同的是，此次設於藝穗會冰窖的展覽中的展品不僅可碰觸感受，還可用於直接進餐和飲咖啡，近距離展示和食器的獨特魅力。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攝：莫雪芝

兒玉：成熟的果實漸變紅

與長谷川一同來港的春季藝術家兒玉みなみ則從果實的成熟過程汲取靈感，放棄過往使用釉藥的模式，以「紅」作為主體，憑着獨特感性創作出充滿晶瑩透明感的「紅系列」和食器。「紅色也代表人們對即將冬去春來的期待，以美好而開朗的心情迎接春天。雖然這次在室內展覽，但也想給觀者一種春暖花開的感覺。由於成分的問題，紅色其實比較難做得好，這次的成品紅色食器是我心目中美的樣子，也希望在『五感』上吸引觀者和用家。」她說。

生於京都的兒玉深受本土文化熏陶，由於父母親分別從事茶葉與西陣織刺繡工作的關係，令她對茶、和服和傳統工藝品等十分嚮往。她初時在京都學習陶藝基礎，



■兒玉的作品以紅色為主。



■兒玉稱在法國的經歷開闢了自己的創作之路。

後於法國參與交流實習活動後，為她的作品帶來了風格上的改變，她回憶道：「在京都30年學習和工作的穩定，故在創作上也陷入了自己的思維定式，害怕改變和失敗。而到了法國接受到全新的觀念——失敗了大不了重新再做過，也接觸到很多之前未接觸過的製作方法，這種自由的創作思想使我有很大轉變，也明白扎實的基礎固然重要，但不應該被基礎綁住自己，自由發揮去做內心真正想做的作品，才是最重要的。」

「做陶藝有點像愛情，完完全全投入未必是件好事，它並不是生命的全部，我們仍然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可以嘗試，換一個角度看和做，或許會有更好的結果。」她補充說。